



## 那年元旦前的雨夜

安徽桐城 疏泽民

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元旦将至，远在故乡的大伯在电话中委婉地说，浮山中学离故乡老家远，离我这儿近，加上元旦放假时间短，侄儿不想往返奔波，想到我这边来看看。从小在偏僻小山村长大的侄儿没有出过远门，也没有到过我所居住的县城——桐城。这次侄儿想来我这儿，正合我意。12月31日，匆匆吃过午饭，我便搭乘一辆中巴，一路辗转，终于来到地理位置比较偏僻的浮山中学。

见我来接，侄儿显得很高兴，匆匆赶到寝室收拾书本。天空阴沉沉的，像要下雨，我和侄儿匆匆走出学校大门，天色已渐渐暗了下来。

我这是第一次来浮山中学。出发之前，我粗略地估计，最迟能够赶在天黑之前返回桐城。然而当我抵达浮山中学时，才发现自己犯了常识性错误，我忽略了冬日白昼的短暂、学校地理位置的偏僻，交通的不便也超出我的想象。我和侄儿边走边拦车，终于拦停了一辆汽油三轮黄包车。当黄包车喘着粗气突突地从学校赶到通往桐城的省道岔路口时，天已经黑了，令人沮丧的是，刚才还是阴沉的天竟下起了小雨，幸好侄儿带了把雨伞。我和侄儿撑着雨伞，站在路口，等了约半个小时，也没有见到一辆回程的客车。

那时还没有手机，无法向家人报信或向警方求援，我们只好以急行军的速度，沿着S228省道向桐城方向一路小跑。望着黑夜中苍茫的原野和怪兽般起伏的山峦，侄儿害怕得小声哭泣。不确定性未知，如一张巨网，从天而降，我有些着急，此时，我多么希望有一辆车能停下来，哪怕仅仅问候一声。

不知走了多久，忽然看到一辆农用车从我身边驶过，在前方不远处停下来。车门打开，探出

了一个人影，我听到了中年男人浑厚的声音：去哪儿？我喜出望外，颤抖着声音，报出了地名。上来吧，我正好去桐城。我和侄儿跌跌撞撞地爬进驾驶室。

男人边开车边与我们闲聊。得知我接侄儿去桐城，因为路远，没能赶上回城的班车，男人“哦”了一声，语气里多了一分信任和温暖：怪不得呢，我一看就知道，你们不像是挡路劫财的坏人。我连声道谢：要不是遇到你这样的好人，我这一晚上，怕是在路上一直走下去……真的太感谢你了！

男人哈哈一笑：谢什么谢呀，出门在外，谁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？在这个雨夜，农用车发动机的嗡嗡声，像一首歌谣，显得格外温暖。男人瞅了侄儿一眼，问他在哪个班，接着又说他的儿子和侄儿差不多大，也在浮山中学读过书，去年刚考取了上海的一所大学。

一路走一路聊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桐城。我坚持以五倍的客运价钱支付路费，男人却分文不收，一个劲地说，正好顺道，还收什么钱呢？说完便掉转头，消失在城市街道璀璨的灯火里。

多年过去，每当元旦来临，我总会想起十年前那次难忘的雨夜困途，想起那位热心的司机，心里暖融融的。

## 在戏“阳”中打开新年

安徽池州 赵柒斤

新年元旦转眼将至，人们本该高高兴兴送旧、满怀激情迎新，可抖音、快手、百度、QQ等自媒体乃至各种朋友圈等却普遍弥漫着“恐阳”情绪：已“阳”或正在“阳”的人，为身体不适而焦虑，没“阳”的人担心会阳心理更煎熬。总之，人们都在“恐阳”“戏阳”中小心翼翼地打开新年。

“阳”，本是好词，《说文解字》注释为“高、明也”，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“喜爱”，无论“冬至阳生春又来”“翘首朝朝候太阳”，还是“微阳初至日光舒”“斜阳只与黄昏近”，皆预示着明媚的阳光，在宁静而又寒冷的冬天，会给人们带来令人舒缓的“春”气息；“阳光”前缀的“服务”“妈妈”“少年”等，也无一不叫人击节赞叹。然而，随着防疫政策的优化调整及身边“小阳人”逐步增多，一下子飙升为今年最热门汉字的“阳”，却让人避之唯恐不及。

当然，躺在床上或关在家里的“阳君”“未阳君”也没闲着，纷纷脑洞大开地“戏阳”“唱阳”“晒阳”，由“阳”衍生各种段子、歌曲、对联、表情包等“横空出世”，一时间在各种自媒体上呈现“惊涛拍岸”的气势，连“神雕大侠”“喜洋洋”等跟着火起来。网友们诙谐调侃感染者人人是“大侠”，确诊感染者是“神雕大侠”杨过（阳过），康复后妙变阳过他爹“阳康”，再次感染就成“中神通”王重阳，不注意个人防护和健康管理被感染者便是“阳不悔”；有网友形象的“羊”分类也令人忍俊不禁：无症状感染“喜羊羊”、浑身剧痛“软羊羊”、持续低烧“暖羊羊”、嗓子剧痛“哑羊羊”、高烧不退“沸羊羊”、一直不阴“慢羊羊”、不阴不阳“怪羊羊”、全家感染“烤全羊”、一直不阳“美羊羊”；还有网友躺在床上嘶哑地自编自唱《千年等一“阳”》：“是谁在耳边说，阳了不危险。阳了才晓得，自己究竟有多惨，发高烧，冒冷汗，腿发软……”甚至有网友已早早地将兔年春节都挂了出来，上联是

“你来我家我心慌”，下联是“我去你家你紧张”，横批为“暂不来往”。这些幽默风趣的调侃，往往让人会心一笑，让大家紧皱的眉头得以舒展。

不过我发现，相比传授不“阳”秘诀、分享治“阳”经验、传递“共享战疫”及乐于戏“阳”博人一笑等成风景线获点赞，人们恐“砖家”甚于恐“阳”。近段时间以来，各路专家“你方唱罢我登场”，争先恐后地“冲”到网络最前沿聒噪、天天刷存在感，结果他们一说要戴什么口罩、吃什么药有效，这些药品立马脱销、售价翻几倍甚至几十倍，无形中增加社会恐惧，也让在这个干燥又寒冷的冬天“幻阳症”越来越多，身边许多朋友嗓子稍有不适、腿脚有点酸痛等便疑神疑鬼、患得患失，精神萎靡，着实令人不安……

卯门生紫气，兔岁报新春。新冠疫情虽未随新年的到来而灰飞烟灭，但其毒性大概率减弱已是大势所趋，况且三年积累防、治经验与收获也有利于驱散新冠阴霾。站在封控与放开完成交接的门槛打开新年，虽有新冠疫情的压抑，却也能感受到空气里那份带着春意的清新及枝头上的新生命。是啊，没有一个寒冬不可逾越，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，只要在战略藐视疫情、战术上重视疫情，每个人都义不容辞地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既对自己生理健康负责，更对自己心理健康负责，从恐阳情绪中走出来，把正向情绪传递出去，始终保持科学的素养、理性的精神、乐观的心态，就能积极过好当下的生活，热情勇敢地拥抱未来。

## 相依

安徽池州 石泽丰

故乡的河水干涸了，河床里长出一湖野草来。父亲在电话里如此叙说着故乡的变化，说是如今周围的村落像是被谁抽掉了一根神经，无论怎么看上去都显得有些不和谐了，还有曾经与水相依过的河岸突兀在那里，像一个无依无靠的老头。父亲年纪大了，他说他再也不能为我做些什么，就养了几头牛，终日去河里放牛。

顿然，我心猛地一惊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。我不知道河水退掉之后，河岸会孤独成什么模样。

小河是从我们村前流过的，它静静地淌了几百年。几百年里，它从没有以什么惊涛骇浪的形式表现自己的凶猛与刚烈，即使是在暴风骤雨时节，它最多也只是流得湍急一点——这样一位母亲，以一种特有的温柔哺育着河岸两边的生命。我很清楚记得儿时的每天早晨，大约八九点钟，河岸两边蹲满了洗衣的女人，远远望去，她们连同这条悠悠的小河构成了一幅优美的风景。这里面有一位女性就是我的母

亲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不知道母亲洗衣的青石板是否安在？听说从我离开故乡后，河水就开始慢慢退落。至今，我似乎觉得这中间有一种宿命的味道，仿佛这条日夜流淌的小河是为了等我，等待我出生，然后又看着我怎样离开这个村庄，等我不再经常回去的时候，它也就渐渐地离去了，留下一份孤独。

母亲常常一边洗衣一边眺望河的对岸——这一细微的动作，又有谁曾注意过？其实母亲是看河的对岸有没有一个年近60岁的长者，她时而也蹲在河的对岸洗着衣物，虽然河面不宽，仅两三百米，但她眼力极差，几乎看不清这边的人

和物，就像我们看不清一个荒凉而又饥饿的年代一样。她就是我母亲的母亲——我的外婆。在我记事的时候，外婆茅屋上的炊烟就是那么袅袅地升起，外婆烙的焦黄的麦粑还在诱惑着我。

因为那条小河，我常常感恩于母亲的命运。在那个谁都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年代，如同草芥一般卑微的母亲作为众多兄妹中最小的一个，注定像漂流瓶一般地浮沉于命运的长河之中，因为那年月，饥饿威胁着每一个生命，已有6个子女的外公不得不作出这样一个决定：任河水去决定我母亲的命运，用外公安慰外婆的话说：“让她去吧，也许她会遇上一个好人家，日子过得比我们好。”那时的母亲还不满周岁，就在沉睡中躺在外公做的竹排上，在外婆的哭泣中离开了那个岸。从此之后，河床水涨船高，多了外婆的眼泪。母亲虽被一个姓石的渔夫收养做了童养媳，但她仍像一朵无根的花，一片无枝的叶，一股无源的水。这就是一个时代的阴影，它笼

罩着一个生命，让她无法摆脱。

听说自从母亲离开以后，外婆每天捧着蒲篮坐在岸边，她搓过很长的麻线，外婆说它可以将母女的爱牵连起来。后来母亲做了别人的童养媳，但她经常回到娘家去看看，看看我的外公和外婆，外公去世之后，母亲也常回来看看那根挂在墙头上终日沉默的篙子——惨白得像一只风干的影子，不过那年的风极凄厉，一不小心母亲的眼角便流出了泪。

心与心之间到底有多远的距离？为了生活，我常年奔波在外，很少回去侍奉双亲，这算不算是一种不敬不孝呢？眼看着他们年岁日渐增高，那头牛真是我父亲晚年的唯一依靠吗？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，一旦有一天父亲真的长久地相依着它，我会怎样地想念着他并且梦见它，我会怎样地因为愧疚而痛苦得梦也梦不见他了。